

紅玫瑰

第二卷 第四一——第十五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紅玫瑰

第十四期

第二卷

資本家之利具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目

錄

第二卷

第四十期

目錄

民國十五年陰
歷八月初五日

發行

楊登雲上

不肖生

刀槍劍戟

真奇

虎林新語

津舟子

躉船上

張慧劍

果品二

顧靈雲

開心話

程瞻廬



紅 玫 瑰



目

錄

到十九層地獄去……………虹兒

父就是爺……………逸海

新式萬寶全書樣張……………春魂女士

微笑……………沈家驥

水泊人鏡酒令三……………酒國南董麴禪氏

玉碎珠沉錄(八張)……………趙若狂

新廣陵潮(七張)……………李涵秋殘稿……程瞻廬續撰

編餘瑣話……………趙若狂

二

編餘瑣話

編餘瑣話

茗·狂·

虹兒之「到十九層地獄去」做得頗有意思。足爲一般文藝家當頭棒喝。本想放入「小說家號」中去的。不知怎樣一來。竟把他遺漏下。因此趕緊排入本期。尙請讀者特別注意。

瞻廬因爲趕草「笑風罵雨錄」長篇。無暇分心。已久不見他的短篇小說了。下期却有他的一篇近著「隱形術」刊出。寓言中帶滑稽。自見特別風致。

映清女士。做得一手好彈詞。兼工長短篇小說。現蒙他以「薄命花」一篇見投。極悱惻纏綿之致。可稱得是白話體的馮小青傳。准在下期刊出。

不肖生之「楊登雲」下。比上篇更來得有精采。天憤之「吃客飯」寫盡形形色色。皆爲下期中之結晶點。

家驥之「微笑」是臨時加入的。「舊書攤前」當移下一期。

楊登雲上



楊登雲是著名拳教師劉百川的師傅本篇先從劉百川說起然後說到楊登雲載著不少奇事共分上下兩篇刊出 茗狂

向愷然

凡是與現在上海武術界接近的人大約不認識劉百川這個拳教師的很少便是不曾會過面的十九也得聞他的名兒不過上海一般與劉百川認識的朋友們無論當面背後多不叫他劉百川也不稱他劉子潮因見他是個鬍鬚頭都直截了當的呼他爲劉鬍鬚或劉鬍子他聽了不但不怪並且欣然答應他自從到上海來至於今纔有五六年雖是以教拳爲生活然在上海以教拳爲生活像他一樣年數還比他長久的何止數十人祇是和他一般得聲名的却是不多幾個在下初次和他會面的

時候記得是壬戌年的冬季。那時在下在中國晚報館編輯小晚報。有時也做些談論拳棒的文字。在小晚報上刊載。於是就有些會拳棒的朋友誤認我對於拳棒是確有研究的人。紆尊下顧。而劉百川也就在這時候因汪禹丞君的紹介與我會面的。那時他纔到上海不過一年。在汪禹丞君所辦的中華拳術研究會裏擔任拳術教授。他初次與我相見。即口講指劃。唾花四濺。談到興發。表演幾個架式。躁得地板震天。價響牆壁都搖動起來。我比時也很讚歎他豪爽痛快。然心裏總覺得他的江湖氣太重。而所發揮的又未見精透。相見後不多幾日。中華拳術研究會即假座甯波同鄉會開周年紀念之拳術表演會。這夜由劉百川邀來幫場的拳教師雖也不少。然並沒有表演出特殊技藝的。在下不耐久看。已打算回家了。祇因表演次序單上最後載有劉教師的千觔鐵板橋。在下看了這名目。不知道是甚麼玩意。又見演台角上安放了一塊二尺六七寸見方七八寸厚薄的大麻石。不知是做甚麼用的。找着汪君打聽。汪君笑道。這就是劉齰子的大玩意也。還有點兒道理。且看了再走罷。這裏人手不多。到時說不定還得請老兄幫幫忙。我見汪君這們說。祇得不走了。等到各教師按次序都表演完畢了。即見劉百川一手托了一條很粗壯的板橋。走出台來。將板橋作二字形安放台口。脫去上身衣服。

露出粗黑多毛的赤膊來。放開破喉嚨對台下觀衆說道：「兄弟，這個玩意名叫千觔鐵板橋，看了是有些嚇人的。其實兄弟若沒有這力量，也不至來幹這玩意。望諸位看時，不要害怕說畢，將兩條臂膊接連屈伸了幾下，好像是運動氣功的樣子。祇見他身上的肌肉登時膨脹起來，較平時壯大了許多。隨即仰面朝天的睡在兩條板橋上，腰背懸空在旁邊做幫手的人七八個壯健漢子一齊動手，將那塊大麻石托起來，平平正正的放在劉百川胸腹之上。又有四個大漢子擎四個大鐵槌，各盡平生氣力，朝着石塊上打去。在下也是其中擎鐵槌的一個。不過那塊麻石質地異常堅結，又太厚了，雖有四個鐵槌敲打，但是敲了幾十下，祇敲得石屑四迸，苦不能將石塊敲破。喜得當時還有一個上海著名的李大力士在場，看了忍耐不住，提了一個約重四五十觔的大鐵槌，跑出台來，兩三下就把石塊槌得四分五裂。劉百川見石塊已破，便一躍而起，拍着胸脯給觀衆看，沒有一點兒傷損。觀衆無不搖頭吐舌。那石板的重量雖沒有一千觔，然實重也有七八百觔，並且那麻石極不平整，台角上的木板尙且被那石壓成許多破痕。而劉百川胸脯上的皮膚沒有傷損，這點能耐也就不小了。後來會見了一個老走江湖的武術家，偶然閑談到這事。那武術家却不在意似的笑道：「這算不了一回事。與空手劈碎

大塊麻石的同一江湖眩人之術。毫不足奇。我說難道所劈的石塊是假的嗎。不會擱在他胸脯上麼。那武術家道。這如何能假。我說我親眼看了。親手摸了。知道確是不假。何以算不了一回事呢。武術家道。我所謂算不了一回事者。因為這不是真能耐。不是真武藝。論情理這人胸脯上能擱七八百觔重的石塊。聽憑四五個大力的人用鉄槌敲打。應該不問多重的拳頭也打他不傷也打他不痛。其實不然。其不能挨打的程度與平常拳師一樣。卽如空手能將斗大的麻石劈成粉碎。論情理這種硬手還了得。應該打在人身上不問甚麼人也受不住。其實打在人身上也與平常拳師的輕重一樣。可見這不是真能耐。不是真武藝。祇能算是賣看的一種把戲而已。你若不相信我也可以當面試演給你看看。在下因這樣把戲。非有相當的地點及準備。不能試演。心裏又相信他不至說假話。便點了點頭說道。用不着試演。我已很相信了。不過既不是真能耐。不是真武藝。然則是道法嗎。那武術家笑着搖頭道。道法兩字談何容易。若是道法怎麼還算不得真能耐。我說那麼究竟是甚麼呢。武術家沉吟了半晌說道。我也在江湖上混飯吃。說話不能爛江一言以蔽之。不可究詰罷了。在下聽了這番話。不好再問。然至今還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無從證明那武術家的話是否確實。近一年來時常與上

海。武。術。界。中。人。會。見。提。起。劉。百。川。三。字。知。道。的。尙。少。一。提。到。劉。黼。黻。倒。是。都。說。認。識。並。且。異。口。同。聲。的。稱。贊。這。黼。黻。子。的。武。藝。了。得。在。下。計。算。起。來。已。有。四。年。多。不。與。劉。百。川。會。面。了。很。想。會。會。他。好。順。便。打。聽。他。學。武。藝。的。歷。史。遂。託。朋。友。帶。信。給。他。看。他。能。否。趁。閑。暇。的。時。候。到。我。家。裏。來。談。談。機。會。還。好。託。信。去。不。到。幾。日。這。位。劉。教。師。居。然。下。臨。寒。舍。了。相。見。時。口。講。指。劃。唾。花。四。濺。粗。豪。爽。直。的。神。情。還。是。和。當。年。一。樣。這。日。天。氣。很。熱。進。門。就。脫。去。了。草。帽。露。出。光。頂。來。我。留。神。看。他。那。光。頂。凡。是。沒。有。頭。髮。的。所。在。都。低。陷。下。去。一。二。分。深。不。等。與。尋。常。的。黼。黻。頭。不。同。我。知。道。他。是。不。忌。諱。人。家。叫。他。黼。黻。的。便。問。他。這。黼。頭。是。何。時。成。的。他。笑。嘻。嘻。的。把。那。成。黼。黻。的。歷。史。說。出。來。使。我。聽。了。異。常。高。興。因。爲。他。成。黼。黻。的。歷。史。就。是。他。學。武。藝。的。歷。史。也。就。是。他。半。生。的。履。歷。且。有。紀。述。的。價。值。故。不。憚。煩。瑣。的。寫。出。來。也。可。以。見。得。我。國。的。劍。俠。客。無。時。無。地。不。有。祇。是。無。緣。者。不。能。遇。無。福。者。雖。遇。亦。無。所。成。就。也。劉。百。川。是。安。徽。六。安。人。雖。不。是。世。家。大。族。的。子。弟。但。他。的。曾。祖。祖。父。都。以。經。商。爲。業。在。鄉。鎮。之。中。開。了。一。個。招。牌。名。劉。全。盛。的。雜。貨。店。已。有。五。六。十。年。了。地。方。遠。近。的。人。沒。有。不。知。道。劉。家。是。一。門。忠。厚。的。劉。百。川。生。長。到。十。四。五。歲。的。時。候。照。他。家。的。家。規。是。應。該。已。讀。過。了。幾。年。書。要。到。自。家。店。裏。跟。着。父。兄。學。做。生。意。了。祇。是。

劉百川。生性不似前輩人忠厚。從十歲送他進蒙館讀書。他就祇表面上奉行故事。骨子裏專跟着附近一般頑童。無法無天的胡鬧。好在他父兄對於讀書的事。也不認真。每日放學回來。更不知道盤詰父兄。是忠厚人以爲子弟也。忠厚見劉百川。每日進學堂去了。祇道是發奮讀書無疑的了。誰知道他掛名讀了四五年書。實在所認識的字。不滿一百。到了應該進店學做生意的這年。見他提筆寫起眼來。竟寫不成字。纔知道他讀書不會用功。然已遲了。他不但讀書不肯用功。並不耐煩守在店裏做買賣。仍是歡喜三朋四友的。到各熱鬧之處。閑遊浪蕩。離他家四百多里路。有一處地名叫周家口。是一個水陸交通的碼頭。那碼頭上有一個名叫石泰長的鏢局。鏢頭就是北道上有名的花槍王義。還請了一個鏢師。叫趙老平。這兩人時常押了鏢。走劉百川所住的這鎮上。經過這時。劉百川所結交的一般朋友。多是生性和劉百川一樣粗暴兇橫的。合夥聘了一個拳教師。練習拳棒。這個拳教師與花槍王義。趙老平都是朋友。王趙兩人每次押鏢走這鎮上。經過的時候。必停步拜訪這位拳教師。劉百川因身體生得強壯。又能下苦功夫。練武藝在一般同學之中。算他的拳棒最好。教師很歡喜他。因此王趙二人也對他特別注意。他這時同練拳棒的。共有十多人。那時蒙董館裏的讀書學生。因爲集聚。

的人太多了。尚且無惡不作。每每弄得地方上的人厭惡。以致有許多地方禁止教書。先生開設蒙館。像他們這種粗暴兇橫的惡少。十多。人聚做一處。終日不幹好事。又仗着會些拳棒。地方人簡直奈何他們不得。竟是無法無天。沒有他們不敢做的事。地方上人怕了他們。將他們比做一羣猛虎。一個一個的取出綽號來。都離不了一個虎字。如飛天虎。坐山虎。搜山虎。之類。劉百川那時就得了一個出山虎的名目。他們這一羣猛虎。雖不會在地方上殺人放火。擄掠奸淫。然除却強盜這類行爲。而外。也可以說是肆無忌憚。無惡不作。了。久而久之。聲名越弄越大。竟至瀘州府都聞他們這羣猛虎的名了。那時做瀘州府的。是一個極風烈嚴正的人。對於地方上的敗類。用訪聞案。也不知辦過了多少。既聞了他這羣猛虎之名。當下就委派了一個候補安徽直隸州崔樂書。下鄉查辦。誰知這位崔大老爺是個很倒運的候補官。候補了好幾年。得不着一件差事。一旦忽然受了這件委任。也就當做一件好差事來辦。打算在一羣猛虎身上撈一注大財。利用那瀘州府辦事嚴厲。凡是在地方行爲不正當的人。一經拿到府裏。是沒有輕放的。遠近聲名惡劣的人。無不害怕。一遇府裏派來查辦委員。都情願花錢極力運動。祇求委員口頭上方便一句。瀘州府所派去辦訪聞案的委員。是這般飽載而歸的。已有幾個。

崔樂書是深知個中情弊的一到劉百川所居的這個鎮上就派出許多差役按照訪案名單往各家拏人並聲言一個個都須拘拏到案劉百川這羣猛虎雖然都聞風避開了不會被差役拏住祇是各人都有家庭差役在各家橫吵直鬧勒令各家長交出人來各家長明知種種逼勒純是爲幾個錢也就照例託人向崔樂書說項無如崔樂書的慾壑難填各人傾家蕩產都不能了案劉百川這羣猛虎被逼得忿恨極了他們多是年輕性暴的人不知道厲害十多藏匿在一處商議道我們生長在這地方從來祇有人家畏懼我們我們不會畏懼過人家我們所到之處有誰敢在我們衣角上碰一碰於今崔家這小子一到我們這裏來不但嚇得我們藏躲着不敢出頭並且把我們家裏都鬧得天翻地覆不能安生這小子張開眼睛要錢說出數目來傾家蕩產都不能繳納這小子若不給點兒厲害他看老是這們藏躲着以後我們還能在這地方混嗎劉百川的胆量最大聽了這話卽攘着臂膊說道這小子住在周家飯店裏我們趁黑夜劈開門進去抓住他一頓毒打我們也不開口說話把包頭齊眉紮了使他認不出面貌聽不出聲音打過一頓之後攢下就跑料他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再在這裏耀武揚威了他們都祇是十幾歲的人有甚麼見識一個人說委員可以打得大家都說非打

他顯不出厲害。於是三言兩語計議已定。當夜三更時候。這一羣猛虎就蜂擁到周家飯店。劈開大門。進去飯店裏。人以爲是強盜。前劫崔委員所帶來的差役。雖也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子的惡物。但是教他們欺壓良善。本領都覺得很大。教他們抵抗強暴。却是胆小如鼠。從夢中驚醒。聽說強盜來了。祇嚇得一個個爭着向床底下藏躲。崔樂書仗着自己是個委員。以爲強盜決不敢對他無禮。翻下床來。正要開門出來向強盜打官腔。不料這羣猛虎已撞開房門進來了。見面不由官腔開口揪翻身軀就打。崔委員見強盜居然不畏官府。祇得將官腔收起來。放哀聲求饒。他們多會拳棒。手脚打下來不輕。又係十多人爭着打。沒一人肯輕輕放過。崔樂書的年紀已有五六十歲了。怎麼受得起這般搥打呢。他們見崔樂書被打得伏在地下。不能發聲了。纔攢下來跑了。次早探聽消息。想不到崔樂書不經打。當晚就嘔血而死。各家的家長知道這禍又是他們撞出來的。逆料這亂子更鬧大了。惟有教各自的子弟分途逃往別處去。自尋生路。非待十年八載之後。風聲平息了。不得回來。劉百川到了這一步。也祇好獨自逃生。他心裏計算逃往別處。不能生活。祇有周家口子的石泰長鏢局有花槍。王義和趙老平在那裏不妨前去投奔他。當下也不暇計及自己與王趙二人有多厚的交情。人家肯不肯收留。身犯

重罪的要犯從他家到周家口子有四百多里旱路破三日三夜工夫就走到了喜得那時王趙二人都都在局裏不曾押鏢出去。劉百川見面也不相瞞。照實將打死崔樂書的情形說了。王義說道像這樣的貪官污吏打死了很好也可以替那些被他敲詐了銀錢的人出口惡氣。你住在我這局子裏不要緊。無論那條衙門裏差來辦案的人不得我們親口答應。照例不能進局子辦案。你放心住下。就是不過這事祇能對我兩人說。萬不能使這地方的人知道。暫且躲住些時。等待外面風聲略爲平息。再作計較。劉百川見王趙二人如此仗義。不用說心中十分感激。周家口子離劉家雖祇四百多里路。然一則因那時交通梗塞。消息也就跟着遲滯。二則因鏢局不似尋常人家照例是一種庇護罪犯的所在。有這兩種原因。與劉百川同時動手打崔樂書的那些朋友。雖也逃到了別處。然不久多被捉拏了。幸虧都是些未成年的。人加以不曾承認殺官的事。又更換了瀘州府祇是打的打。關的關。媽媽糊糊的結了案。不過劉百川家裏就爲這場官司破產了。劉百川在石泰長鏢局裏隱居了幾個月。不曾出門。自覺氣悶的非常難過。見王趙二人押鏢出門。就要同去。王義巴不得多有一個夥計。好在路上照料。照料。遂許可帶劉百川同走。劉百川就此做起二鏢師來了。王義的武藝是在北道上享大名的。每到

高興的時候也傳授一點兒給劉百川。是這般也跟着混了兩三年。這次又押着幾十輛鏢車到山東去。一日走到封沛小蕩山底下。在趙大房飯店裏歇了。劉百川因連日天氣太熱受了暑氣。忽然有些腹瀉起來。睡到半夜。起來到後院裏大解。這後院左邊便是關帝廟。廟裏有幾株數人合抱不交的大樹。此時天上月色正如懸掛一圓明鏡。晴空萬里沒有一點浮雲。樹影倒射在這邊後院地下。微風不動。枝葉都彷彿可以數算得清的樣子。劉百川一面蹲下身軀大解。一面無意識的望着地下樹影。覺得樹尖之上還有一點黑影。不似枝葉。又看不出是甚麼東西。毫不遲疑的抬頭向樹上一看。祇見離樹尖兩三丈高以上。儼然是一個和尚盤膝坐在空中。豎脊腆胸。動也不動。一下劉百川心想。難道我肚瀉了。這幾日連眼睛都瀉昏了嗎。心裏邊是這們想。邊用衣袖揩了揩眼睛。再仔細定睛看時。確是一個和尚坐在上面。祇是太離遠了。看不清。那和尚的面貌。覺得這事太稀奇了。也顧不得大解完結了。沒有連忙洩起小衣。往那樹下跑去。却被一道六尺多高的土牆擋住了去路。劉百川雖不會蹤跳。但是喜得這土牆不高。急搬了兩塊石頭。墊腳翻過了土牆。立在那樹底下。朝上一望。因被枝葉遮掩了。看不見。天空暗想。爬上樹尖。便不愁看不見了。遂使出十來歲時候在鄉下爬樹的本領來。剛向樹